

中国私家藏书 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天豹图 豆棚闲话

〔清〕佚名著
〔清〕佚名著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藏書

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



208976376

I242

Y5392

大豹图

中国私家藏书
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〔清〕佚名著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

8A051/06

897637

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 / 朱阳, 张银堂主编. 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01. 1

本书包括《粉妆楼》《红风传》《新民公案》《九命奇冤》等 48 部。

ISBN 7-5385-1824-X

I. 中... II. ①朱... ②张... III. 古典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 IV. I2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5229 号

中国私家藏书·古典文学珍稀文库

天豹图〔清〕佚名 著

豆棚闲话〔清〕佚名 著

出版者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址◎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

电话◎0431-5640624

印刷◎长春新华印刷厂

开本◎32(880×1230 毫米)

印张◎12

主编◎朱阳 张银堂

责任编辑◎安春海

封面设计◎龙霞海

版式设计◎王咏梅

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85-1824-X/I·350

全套定价:486.00 元 本册定价:18.00 元

原 序

若夫指帝天而喻美，赋云雨以传奇，此固小说家鏤金戛玉，多存婉婉之词，是世人之不可与庄语也。然谓柳絮之才罕柏舟之操，如云之媛罔崩城之烈，辞华之女莫多同车之行，芭罗之姝靡坐台之守，窃香之姬无坠楼之志，琴心之女乏投梭之贞，何哉？竹箭不花，芙蓉寡节，岂非骚人墨客借古人以浇胸中垒块也。

细阅此书，寓旨隐跃，如讽如嘲，全在浩然之气耳。观施碧霞卖身葬母，陷入虎穴，终保完璧；李荣春仗义疏财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；花锦章专国柄残害忠良；花子能倚父势导情恣欲，强占人家三十一女，难逃冶女淫风，不保妻子；父子聚戾，忝不知儆，尚欲弑君僭位。若非万花老祖预知、陶天豹指点，诸英雄何知救驾，奸相满门焉能伏诛，则施必显之辈聚集蟠蛇山岂不几几终为草寇也耶？

予观古今书籍多无如江如海之才，儒墨旅人集倾国倾城之句，未若此《天豹图》一书，包罗忠孝，罔乖大雅，其胆豪神隽可及也，其浩然之气不可及也。是为序。

嘉庆阅逢阁茂畅月三影张氏题于鹭门城东醉墨轩书屋。

第一回 赛专珠施仁济困 净街王伏霸凌贫

诗曰：

雨断云归甫作晴，
夕阳鼓角动高城。
客愁正得酒排去，
草色直疑烟染成。
莺为风和初命友，
鸥缘水长欲寻盟。
不须苦问春深浅，
陌上吹箫已卖场。

话说大明成化年间，扬州府江都县有一官家子弟，姓李名芳，字荣春。因他为人慷慨，仗义疏财，济困扶危，怜孤惜寡，就是远方之人流落到此不能归家的，就来李府向他求借，荣春无不相助其盘资，送他归家，故有人赠他一个美号，叫做小孟尝君，又一别号为赛专珠。扬州一府无一个不知其名，无人不感其恩。况他祖公三代俱为司寇、司农，父、叔二人亦受司徒、司马之职，俱皆作古，家中只有夫人文氏在堂。李荣春娶妻淡氏，完婚三年尚未有子。荣春在家勤苦读书，今已中了解元，因老夫人在堂，不忍远离膝下，所以未曾进京赴试。又且家资百万，有进

益，无亏损，真是日进千金，凡此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那日乃是六月初三日，李芳吃过早饭。天气炎热，意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叙凉爽。遂到内堂禀知夫人说道：“孩儿欲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闲谈，不知母亲可肯准孩儿去么？”李夫人就说：“我儿去去就来。”李芳说：“孩儿知道。”遂别了夫人，来到书房，换了衣服，带了两个家人，一个叫做来贵，一个叫做三元，随了李芳来到玉珍观前。只见围了许多人在那里看，不知这看什么？李荣春道：“三元，尔上前去看那些人在那里围住看甚么？”三元走上前一看，只见观门里坐着一个女子，低了头，前面放一条板凳，上面放一张纸，那纸上写着：

卖身人施碧霞，家住在山西平定州人氏。父亲乃是山海关总制，因被奸臣花锦章陷害，奏请被斩，家资产业一尽搜去，因此一贫如洗，只存母子三人，靡处求告。今欲要往宁波投靠亲戚，谁知来到此地，母亲一病身亡，哥哥现又卧病沉重，不知人事。奴家举目无亲，无奈何只要卖身，以备棺槨衣衾之费，免得母亲尸骸暴野。感恩不尽。买去之后，奴家只愿为婢，不愿为妾。

三元举眼观看，心中想道：“原来是个孝女。”遂走回身来到李荣春面前禀告：“大爷，但前面乃是一位小姐，因要往宁波去探亲，为因到此母亲病死在此，无钱收埋，故要卖身葬母的。”李荣春听了心中不忍，就叫三元：“尔去与他说，叫他不要卖身，我家大爷乃孝德之人，闻小姐言此，不忍其心，欲助银子五十两以为收埋之费，免致小姐卖身。”李荣春又叫声：“来贵，尔回家去禀知太太，说我要取银子五十两来助施小姐，以买棺槨衣衾收埋他的母亲。我要先去海丰寺。”来贵道：“小人晓得。”遂即回家去取银。

再说三元来到观前，只见一个道人立在施小姐身边，三元见了，叫声：“道人，尔那里来？我有话对尔说。”道人见有人叫

伊，应声就说：“谁叫小道？”三元道：“是我。”道人一见：“原来是李府小大叔呼唤，小道未知有何吩咐？”三元道：“我且问你，那施小姐到此，死了母亲，病了哥哥，尔就该代伊一走，来我家见我大爷说知，为其求借，怕没有银子与他使用？安可置其官家之小姐亲出卖身，这是何意思？”道人应说：“小大叔，尔有所不知，小道亦曾向他说过，尔家大爷为人甚好行善，向其告贷必然见允。施小姐道：‘人生世上，素无相识而走贷于人，其理所无。虽李大爷有片心行善，但与奴家老爹在日无瓜葛之亲，并非相知之友。而今我虽落难，母亲身死，哥哥病重，若到其府求借，得了银子而来费用，然夫人在于九泉之下必知此情，心亦不安。’以此执意不肯去府上与尔家大爷求借。”三元道：“这也罢了。如今尔可去对小姐说知，叫他不必卖身，我家大爷见了十分不忍，已差来贵回家取银子，我亦要去助他买的棺槨衣衾来与小姐相帮，尔先去对小姐说知。”道人应说：“如此甚好，小道去说与小姐知道了。”三元道：“我去就来。”此且不表。

且说道人走入观里来说道：“小姐且进去，有个好主顾尔不要卖身了。”道人又说：“列位请散了，此女子有人买了。”那些看的人见说有人买他，各人自己散去。列位看官，尔说这个道人为何不说明白？其中有因，所以惟言有个好主顾一语，乃因施小姐不肯白受人财，他故出此言，欲全小姐之意。若是说明，小姐又不肯受人财，而今天气甚热，致及夫人身尸臭坏，如之奈何？故道人只说有主顾，使施小姐不知头脑，等其收埋夫人事毕方要讲明。此且勿言。

单说施碧霞听了道人说有主顾了，便立起身要进房去，谁知才立起来，遇着冤家对头的人。那小姐彼时坐的，低了头，面却向内的，而今欲起之时，将身一转，面却向外而起的，起得不早不迟，却被个人看见了。尔说这个人是谁？原来此人姓花名虹，字子能，伊父亲名叫花锦章，官居当朝宰相。又有三位叔父，皆为巨官：其二叔名叫花锦文，官拜九州招讨使；三叔名花锦龙，官居太子太保，兼管总漕；四叔名叫花锦凤，乃先王驸马，是当

今皇上的姊夫。那花子能恃其父叔之势，靡所不为，又是色中的饿鬼，赫赫的名声，年纪二十余岁，生性狠心狗行，正是：

倚恃父叔官高显，
威势拿来做泰山。

那日花子能亦因天气炎热，心中郁闷，欲到街中闲走玩耍，若有遇着美貌的佳人，他即时就叫家人抢了就走，故人家妇女见伊一到，宛如鼠见猫一般，走得无踪无影，无处栖身，关门闭户。起他一个绰号，人人叫他“净街大王”，因他一出街上，成条街成条巷遂即肃静，并无一人敢与他作对，所以人人叫他“净街大王”。他家中小妾三十一人，妻秦氏，乃当朝镇殿将军秦泰之妹。那许三十一个小妾，只有三个是买的，其余二十八人俱是人家抢来的。凡他所有抢来女子，若中意留在家中永不许出门，若不中其意的，不过奸淫一两月就打发回家去。正是：

佳人不敢窗前立，秀女闻声亦闭门。

所有人家女子被他抢去，即告于本官，官府见是花家名姓，随批不准，故此处的人见官府怕他亦莫他何，惟是避他而已。此且按下。

再说花子能走到玉珍观前，忽见了施碧霞，心中大悦，口称“好个女子！”那花子能带了四名家人前来，一个名花吉，一个名花祥，一个名花荣，一个名花福。花子能道：“花吉，尔将道人叫来。”花吉闻言即走上前叫声：“道人，少爷叫尔。那道人见是花子能叫他，心中暗暗叫苦道：“又冲犯着这个色中饿鬼，却如何是好？”没奈何，叫声：“小姐先进去，贫道就来。”慌忙走上前道：“少爷呼唤小道有何吩咐？”花子能道：“我且问尔，这个女子那里来的？”道人应说：“他乃山西来的。”花子能问道：“他来此何事？”道人应说：“他为有一个亲戚住在浙江宁波府，伊要往

宁波去探亲的。”花子能道：“尔这道人好不正庄，尔乃出家人，焉得窝藏妇女？快快说来。”道人答道：“少爷休得取笑，内中有个缘故。他母子三人行至此所，母子俱病，无处投宿，兼盘资费尽。贫道乃出家人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有一间空寺房屋，故借其母子暂宿一夜。不料其母子身中乃染疾病，故有多住几日，却是无奈何的。此女子之母昨夜西归，收殮之费一毫无有，故小姐愿将其身出卖，更言甘作人婢，不作人妾。”花子能道：“甚么小姐？”道人道：“少爷，尔有所不知，伊家老爷在日曾为山海关总制，小道故称其夫人、小姐。”花子能道：“蚂蚁之官，甚么稀罕？那卖身女子叫做甚么名字？”道人道：“他姓施，名碧霞。”花子能道：“碧霞，碧霞，必定伏侍我少爷。”就叫花祥：“尔快去叫轿子来接施碧霞回去我府中。”又叫花吉：“尔先回去吩咐家人，嘱其府中铺设整齐，张灯结彩，等我少爷回来成亲，而今凑成一盘象棋。”何言凑成？因府中小妾有三十一人之数加之施碧霞，合算岂不是一盘三十二之象棋子乎？那花吉、花祥分头而去。

道人心暗想道：“怎么一句话也无，竟然用强抢去？怪不得人人号他叫做净街大王。也罢了，待我说出李荣春来，看他如何。遂即说出，叫声：“少爷且停，这个施小姐已经李荣春买了。”那花子能听了一时大怒，应道：“尔这贼道人，可晓得我花少爷么？天不怕，地不怕，除了君父外还怕那个？尔就将李荣春要来挟制我么？”一连将两手掌，打得道人两手捧面，叫道：“少爷不要怒气，是贫道说错了。”那花子能即刻叫：“花荣、花福，将这贼道人拿去送在江都县，打他四十大板，枷他四个月，勿许他在这玉珍观出家。”那道人原晓得他的利害，起先说出李荣春是望花子能念同乡之友乎，而且李荣春又是官家子弟，可得相让其面上乎。谁知花子能竟是奸臣之子，无情无义之人，只作不知道三个字，反骂道人将李荣春的名字来挟制，更打了两手掌，尚且不饶，还要拿去送官打枷。那道人即忙跪下叩求道：“少爷，原是小道不是，求少爷饶了小道罢。”那花福、花祥在旁做好做

歹道：“少爷，念他无知初犯，饶了他罢。”花子能道：“若下次再如此，定不饶尔。”花福道：“道人快叩头拜谢少爷。”道人连忙叩了四头，爬了起来道：“请少爷里面坐。”

花子能走进观来朝南坐下，道人连忙拿茶拿糕请少爷吃点心。花子能吃了两块糕一杯茶，只见花祥押了轿子已到。花子能叫声：“道人，轿子已到，快叫他上轿。”道人应说：“待小道去请他上轿。”那道人随即一面走又一面想，口称：“花子能啊花子能，尔何故为人太不良心？他母死兄病无人看待，尔一见立刻要抢去。我若向小姐说明此事，第恐小姐不肯上轿，原是我的干系。罢了，但事到其间也顾不得小姐。”遂走到内房来。谁知后面花子能也随他进来。那花子能因方才看不甚详细，所以此时特随道人进来，原欲再看施碧霞。谁知施碧霞跪在床前面朝里而泣，花子能却看不见面，只见他的背后而已。忽见旁边卧一个青面獠牙红须的大汉，大叫一声“暖哟！”花子能一见回身就走，花祥、花福说：“少爷，何故如此？”花子能应道：“施碧霞房内有个青面鬼。”花祥道：“青天白日哪里有鬼？此必是人生的貌丑，少爷不必惊怕。”再说道人走进房来，叫声：“小姐休得啼哭，快些上轿，好将银子来备棺木，如此炎天，休得耽搁了。”只因道人怕事，故此含糊而说，也是施碧霞命该如此。正是：

为人在世总由天，善恶到头终有报。

话说施碧霞听了道人的话，花容失色，手足如冰，说道：“长老为向就叫奴家上轿？尔看我哥哥，奄奄只有一息之气，昏迷不省人事，就是母亲也须奴家送下棺木然后可去，怎么一些无备就叫奴家去了？”道人听了想道：“如今怎么是好？那花子能强要，施碧霞是一定不能免的，若再迟延，恐遇了李府大叔来到，事又是不妙的，如今只得骗他便了。”遂说：“小姐，尔不晓得内中有个缘故。因本处乡风必须人先到其家，他然后将银付出，如今小姐且去他家，若说夫人收殓，小道自然请一个妇人来与夫人

收殓就是，尔家大爷，小道亦自然去请个医生来与他看病，这两件事算在小道身上。”施碧霞听了道人这些言语道：“必要人到才付银付钱么？”道人应说：“正是。”

施碧霞听了，心中好不苦楚，犹如乱箭钻心一般，跪倒在地，叫了一声：“亲娘啊，尔的命好苦啊，若是在着府中好不风光，霁日高车驷马好不威风，谁知被好贼屈害了爹爹，家私抄灭，我母子三人没奈要到宁波投我姑丈家中暂住。谁知来到此处，母亲病危，哥哥亦病，指望母亲病好、哥哥病痊，我心则宁。何知母亲一病而亡，哥哥昏迷又不省人事，教女儿如何是好？更兼又无一钞可用，今日只得卖身收殓母亲。那知此处乡风要人先到他家而后付银，如今女儿去了，哥哥现又得病沉重，无有一个子女送母亲入棺。母亲啊，为何死得如此苦惨？”说罢放声大哭，抱住伊娘尸首不肯放离。

道人见了也觉伤心，不觉双眼亦下泪来，遂说：“小姐不必悲哭，事到其间却是没奈何的，快些上轿，倘或夫人臭了尸首如何是好？”施小姐道：“尔乃出家之人，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念我母子乃异乡之人，把我母亲生成收殓，我的哥哥尔亦应代我请医与他调治。”说完便跪下托付，那道人亦连忙跪下说道：“小姐请起、一切之事小道自然留心代理，不须致意。”施碧霞才放心，乃立起来说道：“长老，我母亲收殓之时须要请一二名妇人伏侍才好。”道人道：“这个自然。”施碧霞抬头一见，兄长昏迷不省人事，不觉心酸，泪流满面，叫声：“道长，奴家兄长病重，望道长须要小心替奴家延医调治。若得病好，奴家自当报答。倘或有些长短，也要与奴家母亲同在一处的。”道人应说：“小姐不必吩咐，小道自当留心，请小姐快些上轿。”施碧霞心如油煎，三回九转不忍离身，那花轿又来催逼上轿，施碧霞没奈何，只是哀哀哭哭上轿而去。不知此去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玉珍观英雄病笃 万香楼烈女全贞

话说花子能见施小姐上了轿，遂喜洋洋的进前跟随了轿而去。道人见花子能同施碧霞去了，心中想道：“小姐啊小姐，非是贫道敢来骗尔，实是出于无奈，若再迟了又恐李府家人来到，若知此事又是贫道的干系。如今只等李府家人来到与他说明，那时随他到花府去吵闹，就不干我事了。”

不说道人自思自想，且说来贵回到家中，正吃午饭的时候，遂将此事禀与李太太知道。李太太立即吩咐总管：“取银五十两与来贵去办。”那淡氏大娘道：“婆婆，我想妇人死尸必须妇人收殓才是，不如叫王婆前去伏侍下棺，不知婆婆心下如何？”李太太道：“媳妇，尔说得极是有理。”便叫王婆前去伏侍。来贵与三元同王婆三人走到半路，来贵道：“我去买棺木，三元哥，尔同王婆先去，但此银子必须交施小姐亲收。”三元说：“晓得。”遂一齐直走到玉珍观。三元道：“道人，尔去请施小姐出来，银子在此要交与他。”道人应说：“即交小道也是一样的。”三元道：“要当面交与小姐的。”道人暗想：“料瞒他不过的，待我向他说明个明白，或是或非就不干我的事了。”遂说道：“小大叔，若说施小姐已被花子能抢去了。”三元道：“尔这道人，做甚么勾当惹伊抢去？”道人说道：“小大叔，难道尔不晓得他的利害？小道只得一句施小姐是李大爷买了，他就将两个巴掌打得小道满面通红，他尚不肯歇，还要将小道送交县官去打枷。小道再三哀求才

歇，实不干小道之事。”三元道：“歹了，歹了，别人由他抢去，我家大爷周济的人尔也敢抢去了。花子能，尔这狗亡八、小乌龟真不仁，不是我说夸口，别人怕尔，我家大爷是不怕尔的。道人，这里五十两银子拿去快办丧事。王婆，尔进去照顾照顾。我去报与我家大爷知道。”说完，就行如飞的去。那道人同王婆进房来，道人说：“此位就是施大爷，生成如此奇形怪状，却不要害怕他，我去了就来。”说尚未毕，只见来贵买了棺木已到，道人也将此事对他说明，来贵闻言，一时大怒，将花子能名姓大叫就骂不绝口，也来帮助道人料理丧事，又请医生来看施必显的病，按下不题。

再说花子能押着轿子来到府中，吩咐家人预备今晚成亲物件。此时施小姐轿已到内堂，那三十一个偏房小妾早已闻知娶了施小姐回来，遂大家商议前去接他。那些小妾多是艳妆打扮，抹粉胭脂，走到施碧霞轿前叫道：“小姐请出轿。”施碧霞一看，心中暗想：“为何这些女子尽是艳妆娇娇打扮？看他们这等举动不似上等之人的模样，若是下等之人，又不是这般打扮，奴家到此还是做丫头，为甚么小姐称呼？看此家却是个大官家，只是这三十余人教奴家如何称呼他？”只得叫声道：“列位请。”这些小妾一齐说道：“小姐请。”遂将施小姐引上万香楼。这些小妾道：“小姐请坐。”施碧霞道：“列位请坐。”

才得坐下，只见丫头捧了三十二杯茶来，各人吃了茶。又见花子能也上楼来，各人立起身叫道：“少爷来了。”施碧霞也立起来，见他们叫少爷，也随口叫道：“少爷万福。”满面含羞，正要跪下去，花子能道：“不要如此。”一手扶起，再将施碧霞一看，说道：“果然生得妙，还是我少爷的好造化了。”乃执其手叫声：“这里来。”那施碧霞连忙顿脱了手。此时心中已经明白，想道：“他必是官家恶少爷，奴家好比鲜鱼上他的钩钓。不知道人因何瞒我，奴家因时忙意乱，不曾问得明白，被伊骗了来此，看伊行谊乃是不良之徒，不然为何小妾如此之多？奴家自有主意。”花子能叫道：“碧霞尔来，少爷与尔说话。”施碧霞身子却不肯动，

只答说：“少爷有何话说？”花子能走上前来，双手拦腰一抱。施碧霞心中大怒，将身一闪，将手一推，将花子能推跌了一跤。花子能爬了起来，心中大怒，骂道：“尔这小贱人，敢如此大胆么？我少爷的名声谁人不怕，就是官府也怕我少爷。尔这贱人敢如此放肆。”遂叫丫头发：“将这贱人的衣服都剥了，按倒在床好与我作乐。”

这些小妾一齐道：“少爷不必生气，念伊新来的不晓得道理，暂且饶他初次。”又道：“施小姐，尔乃聪明伶俐的人，山西来到此处遇着我少爺，可知古人说的好：有缘千里能相会。我家少爷因爱尔花容月貌，生得美妙如此，叫尔几次不来他不怪尔，若是我们如此，早已被他打得半死了。我们好比群花劝牡丹，凡为人万事总要耐性。尔可知花府的威风谁人能及他？吃的俱是山珍海味、龙肝凤髓，呼奴唤婢，尔若从了他好不受用。”施碧霞道：“若不从便怎么？”花子能道：“我怕尔不从么？尔今到此犹如飞虫投入蜘蛛网，看尔飞得出去么？”施碧霞道：“淬！休得胡说，尔不可把我施碧霞小觑了，我祖父亦曾做过冢宰之官，就是我爹爹亦受总制之职。奴家算是千金小姐，现虽落难，不致狼狈。况我在上尚有哥哥，日后青云得路，恢复我祖先之职亦未可料，何其欺辱，尔亦不要看错了。”花子能道：“尔说尔家曾做官么？依我少爷看起来犹如芝麻大的官，待我少爷说出来，恐连尔的魂也唬出来呢。我爹爹花锦章，官封一品，当朝宰相；我二叔花锦文，官居九州都招讨；三叔花锦龙，亦受太子太保兼管总漕；四叔花锦凤，他的官最小，现今是皇上的姊夫、先王的驸马。我名花虹，字子能，莫说是尔，就是文武官员谁不怕我花少爷？”

那施碧霞不听此言便罢，听了一时心中大怒、柳眉倒插，暗想道：“原来杀我父亲就是他么？待我先杀了此贼为我爹爹雪些怒气，然后再杀其父叔便可报仇了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不可，我杀此贼不难，只奈哥哥病在玉珍观，岂不害了我哥哥，绝了施家香烟？等待哥哥病好再来报仇便了。”遂叫声：“花子能啊花子能，尔这狗奴才，尔这小贼囚，凭尔花言巧语说得天花乱坠，我施小

姐是不好惹的。自古至今须当依礼而行，何曾见灭孔门大礼而就犬意？任尔势大如天，我施小姐是不怕的。尔若见机者快些下楼而去，如若不然恐难逃我施小姐的拳了。”花子能道：“尔这不识好歹的贱人，既然愿将身卖，那里有人来买尔？多亏我少爷收留了尔，也有轿子接尔来的，也不为无礼了，反说我灭礼么？”施碧霞道：“呸！奴家母亲身死，奴家卖身收殮愿做丫头，若要奴家为妾，除非太阳西升东沉，水向上流即相从也。”

花子能道：“尔休得嘴硬，尔若是和和顺顺便罢，再敢如此硬强，我少爷是不依的。”一面说一面走近身边，一手伸去摸他的乳。施碧霞就将左手撇开，右手一连几个巴掌，打得花子能叫喊连天道：“好打、好打，尔这贱人当真打了我么？”施碧霞道：“就打死尔这贱囚亦何妨？”说声未完，一连两手几个嘴巴，打得花子能眼目昏迷，头眩心痛，一跤跌倒在地。这些小妾扶起花少爷，个个埋怨施碧霞，说道：“施碧霞，尔休得装呆，少爷是打不得的，打了少爷是有罪的。”花子能气得咆哮如雷道：“尔这贱人，今日敢打主人么？我送到官去打尔下半截来，尔才晓得我利害呢。”施碧霞道：“我是不怕人的，若还说尔是主人，为何逼奴为妾？就到当官奴是有理，凭官判断也不能从的。尔们这一班歪货不要帮其恶、助其凶，大家驶了一帆的风，我是坚心立志不从的，看尔们怎奈何得我。”

那花子能家中也有请教师习法的人，学其拳法亦非一日之功，为何一个女子也打他不得过呢？为了酒色太过度，虽然拳好，但奈脚步空虚，况施小姐是个将门之后，武艺精强，那花子能那里是他对手？故被施碧霞连连打跌了两倒。只是心中气恼不过，若要认真呢又打他不过，若要歇呢心中又不愿。回意一想又爱他生得美貌，故假笑脸道：“怪是也怪尔不得，但山西人原是倔蛮的，只是来到此处就比不得尔山西了，尔就应学此处的风俗，万般总要听人劝解。”口里虽是说，两手又来摸他的胸乳。那施碧霞将手一拨按倒在地，等伊爬起来又将脚望花子能屁股上一踢，花子能叫声：“暖唷！”双手捧屁股臀上道：“尔这贱人敢

如此撒野。不好了，屎都踢出来了。”又道：“尔们这些贱人坐视不救，却呆呆立着看视。”这些小妾道：“少爷尚且跌了三倒，何言我等那里是他的对手？”花子能此时发怒如狂道：“尔这贱人好不中抬举，敢如此无法无天么？尔们将这贱人与我捆绑起来。”这些小妾大家上前劝道：“少爷不必生气。”花子能道：“这个娼根敢如此无礼，将他捆绑吊在花园树上，活活打死他。”这些小妾又劝道：“少爷不必生气，大人莫怪小人之过，今日是做亲不成了，等待三日，我们劝他回心转意便了。”花子能道：“我若不念着众人面上劝解，就将尔活活打死。”遂怒气冲冲走下楼而去，这且不言。

再说李荣春来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下棋谈叙。那法通长老只得三十多岁之人，兼有道德，更学的琴棋书画无所不晓，虽然是个和尚，往往与俗人来往周旋，就是这些土人因他一团和气，都爱与他相处，所以李荣春常来与法通长老闲谈。那日李荣春来到海丰寺与法通长老着棋，只见三元跑到里面叫道：“大爷不要下棋了，那施小姐被花子能抢去了。”李荣春道：“施小姐被花子能怎么样就抢去了？”三元道：“因被他一见就抢去。如今大爷快到花家去讨了他回来，若是迟缓就无用了，许时就不是原封货。”李荣春道：“胡说！我且问尔，方才吩咐尔的银子可曾挪去么？”三元道：“小人已挪去，本要交与施小姐，因他被花子能抢去故交与道人。”李荣春道：“只要有棺木之费就罢了，施碧霞又非我的亲戚，何必我去取讨，我也不见花子能这禽兽的人。”这正是：

闭门推出窗前月，吩咐梅香自主张。

那李荣春乃仁厚君子，素乃不犯女色，那花子能平生不仁，恃强为胜，李荣春虽然不怕他，奈之何，而去要恐闲人的闲话，知者说我义气，为其路见不平；不识者道我为贪其容貌美丽与之争夺，恐有闲人是言，所以不往，只叫三元回去便了。那三元只